

毛奇齡《兼本雜錄》述略

謝冬榮

內容提要：本文簡要介紹了一部館藏珍本清人毛奇齡著《兼本雜錄》，列舉其篇目，並指出它的文獻校勘價值。

關鍵詞：毛奇齡 《兼本雜錄》 《西河合集》 鄒存淦 周作人

毛奇齡（1623—1713），一名甡，字大可，又以郡望稱西河，浙江蕭山人。康熙十八年，舉博學鴻儒科，授翰林院檢討，參與修纂《明史》。二十四年，任會試考官。不久，因病辭官回家，不再出仕，潛心著述，終老餘生。毛奇齡一生著作等身，《西河合集》保存了他的絕大多數著作，近五百卷。近日，筆者在館藏中見毛氏所著《兼本雜錄》一書，各主要書目多未著錄，應為珍本，因草就小文，略加介紹，拋磚引玉，以期引起研究者的關注。

一、《兼本雜錄》的概況

《兼本雜錄》四卷，清康熙間刻本，四冊，一卷一冊。行款為十行二十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四週單邊。無序跋，有目錄一葉，卷一二十七葉，卷二二十八葉，卷三三十葉，卷四二十四葉。書名頁和版心都題書名，卷端著者題“毛甡”。鈐“鄒存淦印”、“勤藝堂鄒氏藏書記”、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、“苦雨齋藏書印”等印章，據此可知本書曾經鄒存淦、周作人等人收藏。書後有鄒存淦題跋一紙：

右《兼本雜錄》四卷，毛西河先生奇齡撰。書名下有“艾堂輯閱”四小字，“艾堂”不知何人。所存僅《傳》二卷、《碑記》《誌銘》各一卷，前有目錄，適漏一葉。其祇此四卷，抑尚有別種，均未知。是書板式與《西河全集》同，確係當時毛氏刻本。惟《全集》中未載，蓋由集輯錄之本，原不妨別行也。惜卷端已被鼠嚼，三、四兩卷邊上字亦失去。予於同治庚午繫眷回杭時，得於清河坊之舊貨攤頭，為之整理一過，欲補闕字，未能也。今又為蠹所蝕，復折補之。按西河所撰《四書改錯》及《四書正事括略》，今通行本皆未載入，不僅此書也。所足重者，此板久亡，似已無第二本傳於世耳。補成略述數行於後。時光緒戊戌冬至後十日，海寧鄒存淦僊笙氏識於杭州寓舍之勤藝堂，時年政七十。

鄒存淦生於清道光十九年，字僊笙，監生，浙江海寧人，著有《師竹廬主人記年編》、《修川小志》、《己丑曝書記》、《外治壽世方》等。其子壽祺（後改名安），字景

叔，號適廬，金石學家，曾與章太炎同門，師事俞樾。

周作人（1885－1967），號知堂，室名苦雨齋，浙江紹興人。自年輕時起即十分關注越人著作的蒐集，“民國初年我在紹興城內做中學教師，忽發鄉曲之見，想蒐集一點越人著作，這且以山陰會稽為限”^①，後來的收藏並不限於山陰、會稽兩地。周氏所藏鄉賢著述上多鈐有“知堂收藏越人著作”之印。

周作人所藏鄒存淦之書達十餘種，其中七種有鄒氏題跋。他曾將這些題跋匯輯起來，成《勤藝堂題跋抄》一文，刊於《中和月刊》三卷九期，上述題跋也包括在內。一九四九年後，周氏大部分藏書陸續入藏國家圖書館，《兼本雜錄》即為其中之一。

二、《兼本雜錄》的篇目

為了使讀者更好地瞭解此書，考慮到卷數不多，筆者詳列出各卷的篇目，並在其後的括弧內注明篇目在《西河合集》中的對應卷次。

卷一：《明南京吏部尚書進階一品榮祿大夫謚文靖魏公傳》（《傳》卷一）、《何孝子傳》（《傳》卷一）、《張大司空傳》（《傳》卷一）。

卷二：《沈七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詔賜特祠崇祀貞烈實儒人傳》（《傳》卷五）、《姜尚書傳》（《傳》卷三）、《曹太常卿別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徵士包士先生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尼演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陳老蓮別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湖中二客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明左都御史戴山劉先生傳》（《傳》卷四）、《桑山人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、《何顛傳》（《傳》卷七）。

卷三：《息縣雷跡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重建賞枋戒定寺址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永興道藏櫝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白龜園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重建息縣儒學大成殿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洞神宮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山陰上方山長生菴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讀書樓藏書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息縣丞廳壁勒石記》（《碑》卷一）、《琴室勒石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、《梗頭茶亭勒石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、《志雪堂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、《特旌誥贈湯母趙恭人崇祀祠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、《范督師祠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、《觀音閣種柳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、《郡太守平賊碑記》（《碑》卷二）。

卷四：《沈君墓誌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一）、《姜桐音墓誌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一）、《張梯墓碑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一）、《禮部精鑄司主事曹公墓誌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一）、《思舊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十）、《二友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十）、《故明靖南將軍德配李夫人墓誌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十）、《瘞水盞子誌石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十）、《瘞珍誌銘》（《墓誌銘》卷十）。

上文顯示，此四卷的篇目全部收錄於《西河合集》中。那麼，《兼本雜錄》是否僅此四卷呢？由於該書前後無序跋，正文中也未發現相關的敘述，再加上相關的書目也沒有著錄，更沒有第二部複本可供參考，尚難以確定該書是否即為全本抑或是殘本。

三、《兼本雜錄》的價值

筆者翻閱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以及近年出版的《清人別集總目》、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、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等書，都沒有著錄《兼本雜錄》，可見《兼本雜錄》應該是頗為稀見之書。

毛奇齡卒後，其門人李塨等蒐集毛氏著述，編刊《西河合集》。該書總目前載：“舊刻《夏歌集》、《濼中集》、《當樓集》、《鴻路堂詩鈔》、《西河文選》、《兼本雜錄》、《丹檣雜編》、《還町雜錄》、《桂枝集》、《越郡詩選》、《古今通韻》諸已刻不在目內。”是《兼本雜錄》成書、刊刻於《西河合集》之前。

儘管《兼本雜錄》的篇目已全部收入《西河合集》當中，但是筆者通過比較兩者的相同篇目，發現在這四十篇中，除因避諱而作的改動之外，有九篇的內容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別，從而體現出《兼本雜錄》的校勘價值。現將其差別大概歸結為以下三類：

1、《西河合集》本脫文。《兼本雜錄》本《沈士傳》末有“張南士曰：予忝與四君共晨夕，知子先最深，使天假之年，則安世之學、長卿之文不足難也，讀此使我流涕”一句，《西河合集》本闕失；又《詔賜特祠崇祀貞烈寶孺人傳》末有“駱幼童評曰：碑版文惟史家法勝於文，他即文勝於法矣，此故以法勝”一句，《西河合集》本也闕失。

2、《兼本雜錄》本脫文。《西河合集》本《思舊銘》前有以下一段話未見於《兼本雜錄》本當中：“王諱孫蘭，字晚仲，無錫人，壬戌進士，由刑部郎中出為成都知府，艱歸補紹興，遷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。崇禎十六年，獻賊破連州，孫蘭死。蕭山毛姓為孫蘭門生，康熙癸亥為仿古作《思舊銘》，其詞曰。”

3、《兼本雜錄》本與《西河合集》本的內容相差較大。如《姜尚書傳》，在前者中有1400字左右，而在後者中祇有600字左右；《明左都御史戴山劉先生傳》，在前者中有3000字左右，在後者中祇有2400字左右。它們的區別不是表現在因文字的刪減而造成字數的多寡方面，而是表現在敘述的方式方法、內容等方面。另一篇《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》也是如此。下面列舉《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》中的一段文字，以反映其區別：

《兼本雜錄》本	《西河合集》本
弘治元年四月，再娶泉州永寧衛李指揮女，則節婦也。節婦年十九。弘治二年六月，公已領符將，遷閩縣諭而疾，亟時距元年四月凡一十四月。	弘治元年月日無考，再娶泉州永寧衛李指揮女，則節婦也。節婦年十八。逮明年，公遷閩縣諭，領符，忽遭重疾傳誌稱二年六月，時距娶節婦時尚不及期也。

上述三方面的差別突顯了《兼本雜錄》的文獻價值，特別是校勘價值。至於這些差別的背後是否包含有更深層次的含義，尚有待方家通人的發明。

參考文獻：

毛奇齡：《西河合集》，清康熙間刻本。

鍾叔河編：《知堂書話》，嶽麓書社，1986 年版。

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 年版。

李靈年、楊忠編：《清人別集總目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版。

王紹曾編：《清史稿藝文志拾遺》，中華書局，2000 年版。

柯愈春：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版。

注釋：

①鍾叔河編《知堂書話》，嶽麓書社，1986 年版，第 272 頁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普通古籍組）